

# 爬山记

虞雪芬

天蒙蒙亮，我们就在约定的地点集合了。按朋友的说法是，起得比老底子农村里拾鸡粪牛粪的还要早。8辆车，浩浩荡荡朝茅镬大桥而去，在那里与其它车子会合。

车到茅镬大桥，等了好一会，还不见另外3辆车的影踪，于是领队的电话打过去催。才知道，他们开错了路，朝丹山赤水方向去了。到达爬山起点站——上横村时，太阳已经出来了。果然是大山深处，气温比城里低了很多，农家的瓦房上满是积雪，村民们看来对爬山的队伍已经司空见惯，把堆柴火的场子挪了挪，算是给我们腾停车位。还有一个年岁有些大，戴一顶呢帽的老汉，还叮嘱道：山上切不可吸烟啊。大伙们忙鸡啄米一样——点头应允了。

来不及合影，不知是谁说了声：开路！大家就朝村子边上的陡坡行进。由于来时，代我报名的朋友说，这次跟的是赫赫有名的马虎队，行进速度会很快，估计没时间生火做饭，所以我背了保温便当盒，还有一壶热水及水果。我有过多次的驴走经历，也自恃身体素质过硬，其实对朋友所谓的行进速度超快之类的告诫并不真正在意。没想到，由于天冷，山路已经积满了厚厚的雪，那真叫一脚深，一脚浅。有些地方还积了薄冰，一不留神，还会马失前蹄。行进的一直是陡坡，一段时间后，我已经在队伍的尾巴了。肩膀已经被登山包压得隐隐作痛，腿开始发抖，18公里的山路，估计现在只有零点几，怎么坚持啊？我把包卸了下来，站着路边迷茫了。这时，前面一个大汗淋漓边走边脱冲锋衣的帅哥回过头来问我：“怎么了？”我说，“包太重，走不动了。”他说，“把包整一整，重的都放我这里吧，我们肯定能追上他们的。”于是，我把水果、水壶全塞给了他，肩上的分量减轻后，果然人轻松了一些，于是打起精神继续上路。

这一路过去，还算顺利。聊天中得知，好心的帅哥是奉化人。遇到特别陡的地方或有岩石需要攀爬的地方，他都会伸出援手拉我一把，渐渐地我们追上了几个爬得稍慢一点的队友。行进其间，出现了二次险情，一次是前面的一位队友，抓到了一棵树，结果那棵树居然外壮内枯，一抓过去咔嚓就断成两截了，亏得他眼明手快，拉住了另一棵。于是走在前面的队友就不断提醒，哪棵树有枯死的迹象，小心为上；那棵树，浑身长刺，乱抓不得。第二个险情，发生在急下坡的乱石滩石中，一脚下去，一块巨石轰然滚了下去，吓得前面的队友，躲个不停，要是被砸中了，那不得头破血流啊。虽然口干舌燥，但我只管低头攀爬，不敢抽时间喝口水。翻过乱石堆，前面突然出现一片开阔的溪滩，溪水清澈见底，一部分是流动的，一部分已经凝固成冰了。山边的岩崖上挂满了冰柱，有的像利剑，有的似长枪，大家赞叹不已，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！前面不远处，是一座残缺的桥，上书“姜直桥”三字，我想这座桥就是姜家山通向直奔的必经之处，事后查了查地图，果不其然。过了这座桥，就听到不远处有阵阵笑声传来，我们终于在姜家桥赶上了大部队！当时那个心情啊，只有激动两字！

我以为到了姜家桥可以就地休息吃中饭了，没想到领队说，还早着呢！于是，还没等我缓上一口气，整个队伍急行军一般就往裘树岙方向赶去。这一路多了很多岔路及竹林，而且基本又都是上坡路，那个陡啊，真让人一步三喘气。过了半个毛竹林，又是陡坡。刚好手机铃声响了，我拿起手机，顺便拿了瓶水，站边上边喝边听。等我接完电话，把手机放进包里，一抬头，前面的

队伍已经没影没踪，鬼一样消失了。于是我急得大叫，“前面有人吗？前面有人吗？”除了空荡荡的大山，四周无声无息的。一个人没精打采地走了一会，前面出现一条溪流，溪的两边各有一条岔路，左边貌似大路，右边也有脚印。这下，我傻眼了！静了一下心，还是给代我报名的朋友打了电话，告诉她，我迷路了。过了没多久，只见压阵的副领队，急急忙忙折返回来，找到了我！等到他把我带下山，我才知道，山下就是裘树岙村了，大部队已经在那里休息就餐。

裘树岙是个高山村，整个村子依山傍水，非常宁静。除了农家散养的芦花鸡和看家狗，我们看到的只是些留守的老人晒着太阳。由于领队的这条线路来了好几次，和村里的老人很熟，借了农家的桌子，边吃边和他们拉家常。从老人口中得知，下午3点有班车抵达村子，同来的一个队友一路走来已经精疲力竭，一直在打退堂鼓，听了此话欣喜若狂地说：“那我可以等在这里搭班车走了！”没想到，老人又慢悠悠地接上话题：“下午3点抵达，明天上午8点发车，一天一班，要不你在这里借宿一晚？”此语一出，算是彻底打消了队友想要半途而废的念头。

听老队友教导，爬山的时候，一定要一鼓作气，走在队伍的前列，这样可以在等后面队友的时候稍事休息，补充体力。否则，掉在队尾越走越累。好在，我吃过午饭后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于是，按此教导，一路向前，果然效果甚佳。翻过裘树岙，就是燕子窠。这村名，难道是因地形像燕子的窠而来？没时间考证了，因为还有下一站铁钯岭在等着我们。其实铁钯岭的坡度并不高，但大家欢喜得雀跃起来，纷纷掏出了手机和相机。在静谧的午后，整个岭上，白茫茫一片林海雪原，山坡上桃树整齐地排列着像哨兵。回头一望，山路上是我们行进过的一只只清晰的脚印。上了半个坡，有队友直接坐在地上，滑了下去。在我们生活的城市，下雪已经是让人心动的一件事，更何况这空气清新的天然滑雪场。

回到起点站上横村，已经下午3点半，太阳斜斜地照在村子的老石墙上。虽然，人已经累得快虚脱，按我此后给朋友的微信上的评论，强度系数是半条小命，但我个人认为非常值得一来。难得的雪景加有氧运动，有此二条，夫复何求，累并快乐着！



本版摄影 龚国荣

# 龙潭驴行记

孙建华

站在五龙潭景区古祭龙坛的一角，背后有绵延的不知名的群山。

绵延的群山，把祭龙坛环绕成一片翠绿。

从翠绿包围中的祭坛回眸眺望，遥遥青山与灰蓝色的苍穹相依相偎、与乳白色的云朵缠绵，我们就是从背后起伏的崇山峻岭中经历了个多小时的攀登，流下无数汗水，消耗大量卡路里才辗转到此。我们分不清曾在画中漫步还是从云中穿行？恍惚间伸手能摘下白云朵朵，又仿佛梦里的飘逸游走。以女性为主体、平均年龄五十岁以上的驴友不简单呢，看似“弱驴”，其实身体里储藏着无比巨大的能量，平时潜伏着而已。

这是2014年我们群组织的第一次爬山活动——新年首秀。明天即是小寒，1月4日，气温不是很低，山里的风有些大，太阳隐隐约约的，我们爬山的热情颇高。这次安排的五龙潭线路比较合众人的胃口，有33个群友参加，在蜜岩集合。我们路过古老的万安桥，经过人烟稀少的略显沧桑的龙须村，最后到达五龙潭。行走山道其间路线拉得有点长，队伍就难免有些小插曲，这不，红花的相机掉了，一定是脱衣服时把相机脱手了，大家稍事休息等候着红花，陈、冯两个男同胞陪同她返回寻找。团结友爱、相互帮助，强扶弱、男帮女的良好风气不时地在我们群里体现。

半道上遇见一当地村民，年纪应该在花甲与古稀之间，扛着一根又粗又长的圆木行走自如，问他重量几何，答曰：一百多斤。老当益壮，令人佩服。

来到藏在深山中的龙须村，几乎不见人影，好不容易发现一户有人，也只有一位老人独自居住。老汉看上去精神不错，豁达乐观，热情地为我们提供开水。四间破旧的木屋，屋檐下放有桌子和几把椅子，还有几只鸡在悠闲散步，陪伴老人晨迎日出晚送夕阳，闲看亭前花开花落，漫观天外云舒云卷。老人说，他儿子在宁波有一套15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，希望他同住，然而他更愿意留在简陋但依偎着青山绿水的老宅里，享受清静安宁的慢节奏的晚年生活。在我们听来，似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。

下午2点多我们按计划到了最后一站——五龙潭。以前来过数次，这一次印象最深，感觉景色更加美丽，有一种苍凉的冰清玉洁之美。天寒地冻游客稀少，景区显得空旷静谧，静态衬托下的流动的溪水更加活跃；也许历尽辛苦后的珍惜；也许期望越低欢喜越多吧。前一天我有问过群友，驴友笑笑说：“这次活动没强度，没难度，但缺水。”是呀，连续数天的晴好天气，那些恢宏壮观的瀑布是否成了涓涓细流？优雅的龙潭是不是变为干枯之井？还好，瀑布一泻千里的气势依旧，龙潭的水则更加清澈，更加蔚蓝，一个个龙潭静静地卧在青山的怀抱里，像一颗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巍峨的山体中熠熠生辉。

五龙潭首期开发的景区面积6.2平方公里，属山地型旅游区。区内群山环抱，峰峦挺拔，悬崖耸立，溪谷幽深，地形变化丰富。主要景点为龙潭五井十二瀑及五龙神堂、古祭龙坛等。龙潭五井分别为：孚泽潭、沼泽潭、润泽潭、利泽潭、显泽潭，祭龙坛耗用70吨福建绿孔雀石雕成龙形图腾柱，蔚为壮观，高耸在近400米的山峰上。

我们沿着山坡台阶向上而行，观赏了各个龙潭，最美最壮观的当数第四井龙潭利泽潭。一泓碧水清晰见底，光滑如丝，泛着幽幽的蓝光，龙潭的一小部分被山崖遮蔽藏在半圆形的山洞下面，貌似“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少女的羞态，又像脉脉含情的少女在专心倾听她的恋人——瀑布放歌欢唱，并用柔软的胸膛迎接她的情郎——那奔腾的溪流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

天色渐暗，第五井龙潭留个悬念，下次再一睹她的芳容吧。

队员中成绩比较好的可以直接打正赛，一般会晚走两天。我爸知道老队员们还没走，就去湖北队的宿舍敲门——当时房间里四个人正在打扑克牌，我爸直奔同是武汉人的姜山而去：“姜山，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帮李娜带几百块钱去？”

好多年后，我问姜山：“为什么你们屋里四个人，我爸偏挑上你了？”

姜山马上抓紧机会自恋一下：“唉！你爸一定是当时就看上我了。”

我笑话他：“哎呀，让别个听到笑死了。”

“那就是你爸信任我撒。”

其实那四个男孩子里面，他是最小的，但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经常第一个想到他。姜山虽然也是“80后”，是独生子女，却没有独生子女的娇娇之气，又经常照顾队友，所以给人一种十分可靠的感觉。他在男队里人缘很好，有一群“小兄弟”屁颠屁颠整天跟着他，一副老大哥的样子。

姜山虽然在小兄弟中很有人缘，在女孩子面前却始终很闷。别的男孩子都跟女生嘻嘻哈哈说说笑笑，只有他在我们面前总是沉默寡言，时不时还带出点“真不愿意跟你们这帮女伢玩”的轻蔑。那时大家都是小孩子，他觉得女孩子事儿多、没逻辑，因此很少和女生来往。对于我，他倒是不讨厌，我俩来往比别的队员多。可能是他觉得我够自立，事儿少吧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桂忠玉



妈妈的生活已经和叔叔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个新家和美而稳固，但我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，自己是个外人。

事隔多年，我终于可以坦然承认，这件事对当时的我还是造成了很大伤害。

童话里的爱情都是美好的，可能是我还活在自己理想的世界里。

为了维护妈妈来之不易的幸福，我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感受，努力让自己理性地处理和妈妈、叔叔的关系。我承认妈妈的选择是对的。这一点，我心知肚明。但当时的我只是个沉默的青春期少女，我有满肚子的委屈和悲伤，却不能开口对外人倾吐一个字。

我刻意冷淡妈妈，即使明知我根本没有理由怨恨她，我还是不能原谅她。我偏执地认为：是她背弃了我和爸爸，是她让我变成了没有家的孩子。虽然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，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恨她。我自私地将自己对父亲的怀念、四处流离无枝可依的凄惶和单亲家庭孩子受到的歧视都转化成恨意，一股脑儿地转嫁给母亲。因为这样会让我好过一

点——愤怒比悲伤更有力，愤怒不会让一个人垮掉。

但另一方面，我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比以往更空虚，在坚硬的外壳之下，我觉得孤独，我觉得自己被漠视了。

我想要个新家。我希望有人可以去爱、去信赖。

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有成为公主的命运。因为爸爸离世，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强大，要能够保护自己和妈妈。后来大家看到我时，都觉得我是个剽悍到不需要任何保护的女人，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，在漫长的青春期，我坚硬的外壳下藏着的那个女孩是多么软弱无力，她是多么羡慕那些父母双全的孩子。只是，我已经回不去了。

我在进入省队之后就认识姜山了。当我还是个崭露头角的新手的时候，他已经非常出类拔萃。

他多帅啊！女孩子们都在背后偷偷谈论他。那时候韩凤正盛，H·O·T组合如日中天，大家都说，姜山长得挺“韩范儿”的。

听到别人这么夸他，我也觉得挺美的。虽然那时我俩顶多只能算是队友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姜山就是有一种让人不拿他当外人的本事。

在运动队，两年算是一个台阶，姜山比我大两岁，是刚刚比我们大一拨儿的老队员。我们这群小孩还在省队当新人、四处打预选赛的时候，姜山已经是省队的大师兄了。有一次我在外地打预赛，没有零用钱了，给我爸打电话让他托人带点来。打比赛的时候，小队员要先去打预赛，老